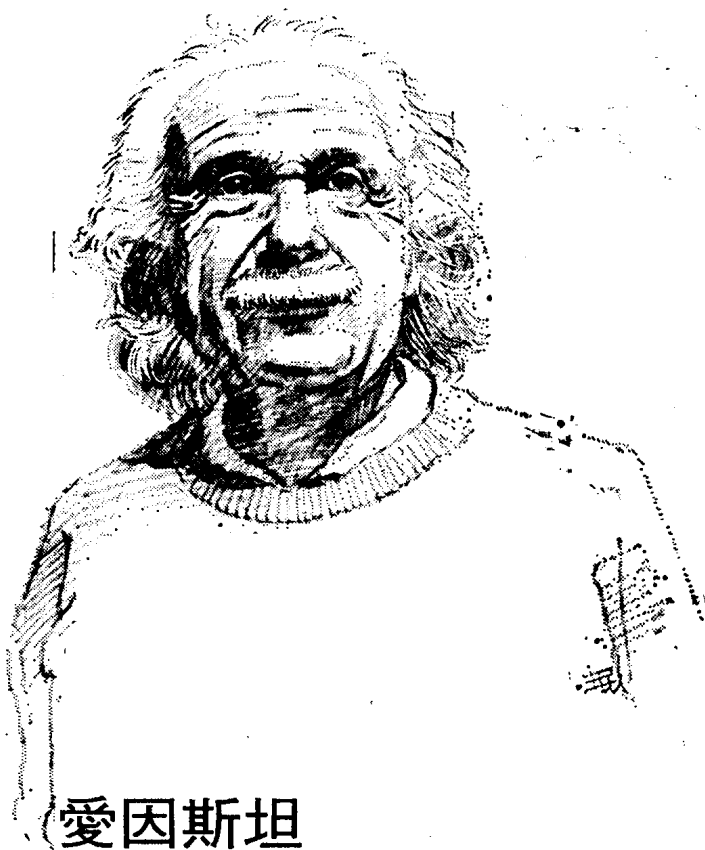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梁實秋主編
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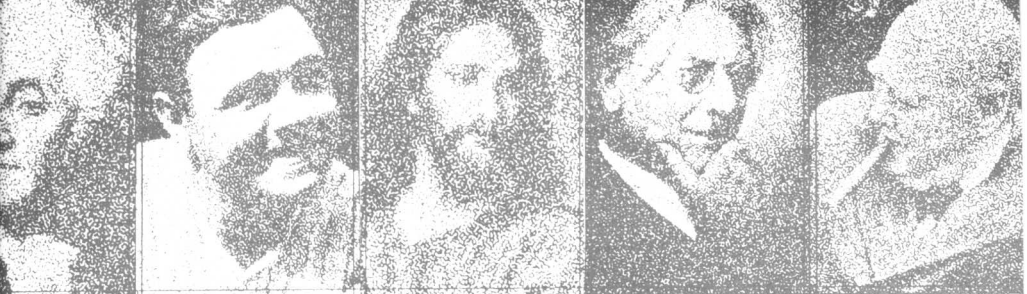
愛蒙德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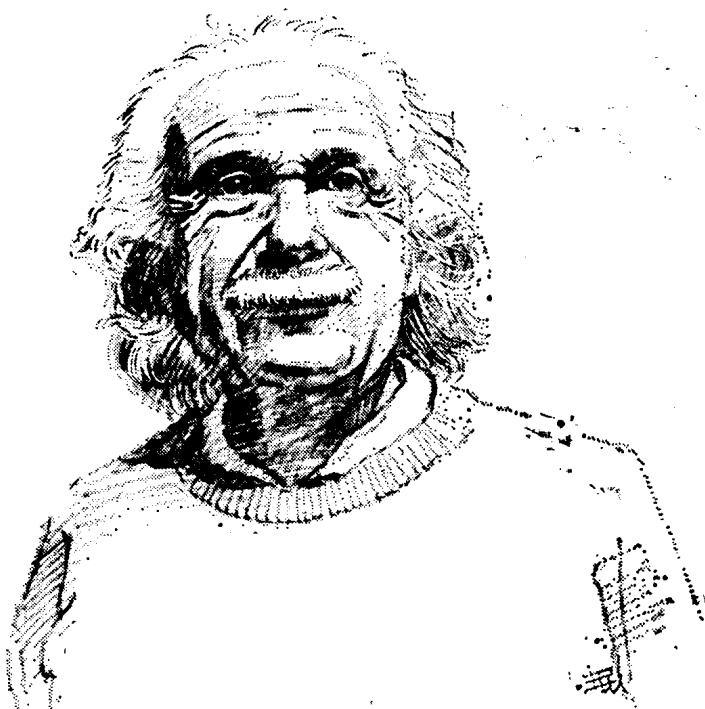


(愛因斯坦)

Albert Einstein







(愛因斯坦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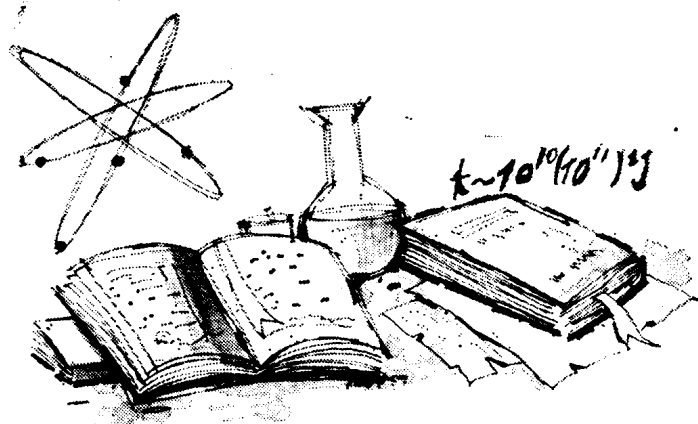
Albert Einstein

● 梁實秋主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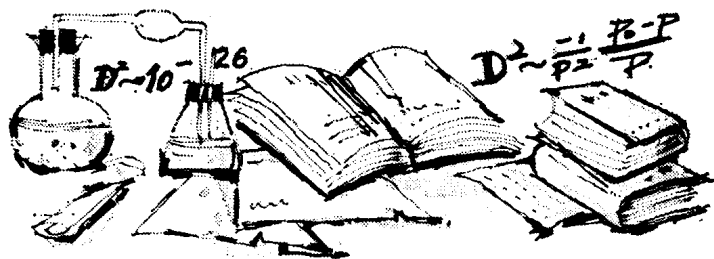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21

愛因斯坦

晨間散步·····	五
玩具羅盤·····	二三
慕尼黑的學校生活·····	二〇
在瑞士的早期奮鬥·····	三四
黑暗中的曙光·····	四三
在三個城市中的生活·····	五一



年譜·····	一八〇
後記·····	一七三
原子彈·····	一五九
避風港·····	一五二
暴風雨·····	一四二
暴風雨前的寧靜·····	一三三
榮獲諾貝爾獎·····	一三
周遊各國·····	九五
名人的煩惱·····	八一
二十世紀的牛頓·····	六



晨間散步

「不行，不行，奇哥，今天早上太冷了，你不可以出去散步。」這位年老的紳士對他那頭卷毛的小哈巴狗搖搖頭，同時把大門關上，然後輕快地沿着雪塊覆蓋的小徑走下去。冰冷的寒風把他濃密的白髮吹成亂亂的一團，在他那張圓而溫馴的臉孔陪襯下，那頭蓬亂的白髮就如同一輪聖者的光環。他停下來扣上他那件破舊皮衣的鈕扣，然後把未戴手套的雙手插入他那件寬鬆下垂的長褲口袋中。

沿着靡色街走了短短的一段路，他停下來和普林斯頓的一位教授熱情地互道早安（這位教授正頂着雪花，準備去大學上早堂課）。郵差也停在路旁，對「一場新澤西州常見的大風雪」作了一番精確的評論。到了下一個巷弄，一名小女孩腋下夾着教科書，從花園小徑上跑了過來。

「哦，愛因斯坦先生！」她迎向他，「你記得我上週請你幫我解答那個長的除法問題嗎？現在，我對那個問題已經徹底瞭解了，而且昨天我還考了一百分哩！」

「好極了！」他高興萬分。那位小女孩走在他身邊。

「我媽媽說，我不應該打擾你，因為你一向很忙，」她滔滔不絕地說，「但我告訴她說，我已經答應你，祇要你幫忙我，我就要送給你一個冰淇淋捲。這個禮拜六我拿到零用錢後，就給你帶一個雙份巧克力的來。」他們已來到街口轉角處。小女孩說：「我必須趕快走，否則要遲到了。」但是却又停下來，責備似地瞪着他那雙濕透了的皮鞋，「愛因斯坦先生，你又忘了在皮鞋上

套上橡膠套就出來了！」

他輕聲笑了起來，並且拉起褲管，露出光光的腳踝。「我還忘了穿襪子呢！算我運氣，出來時沒被我妹妹或我的秘書杜卡斯小姐逮到，她們把我當成老人了。其實，像你我這樣的年輕人，這一點點的風雪算得了什麼，妳說是嗎？」

一輛汽車緩緩地靠近路邊，司機叫道：「到城裏去嗎？愛因斯坦博士，上來吧。」

「謝謝你，我想散一會兒步。」

「好的，順便告訴你一聲，我太太一定要我轉告你，她十分欣賞你前天晚上在電臺裏所講的話。」

幾分鐘後，一位牛奶工人從他的送牛奶專車上大喊「哈囉，博士」；一位正要上菜市場的家庭主婦，低聲向他道了一聲羞怯的早安。這時，這位年老的紳士已經看到街盡頭的火車站，他知道已經到達目的地了。

他承認今天是稍微有點兒冷，也許該喝杯咖啡，暖和一下，再走回去。「那兩個女人是不准我吃早餐的。」他想。

他正要踏進那家小餐廳，却被街角的那個賣報紙的小男孩喊住了。「嗨，愛因斯坦先生，要不要聽點有趣的事？昨天，有幾個相當時髦的傢伙從火車上下來，我聽到他們問一個男人麻色街在什麼地方，因為他們要去看你。那傢伙說：『我當然知道，我可以告訴你愛因斯坦教授住在什麼地方。』那些人說：『你認識他嗎？』他說：『什麼話，普林斯頓的每個人都認識我們的愛因斯坦教授。』」

「進來，進來。」那位身材高大的希臘老闆大叫，同時把大門打開。「怎麼回事，愛因斯坦先生？你已有一個多禮拜沒到這兒來了，我有些問題要請教你。」

愛因斯坦教授自行坐上長櫃臺前的一張空凳子，解開皮衣的鈕扣，用力地搖幾下頭，把雪花從頭髮上甩掉。「克里斯，請給我一杯咖啡，並給我一塊你那種很好吃的甜餅。」

幾位穿着厚毛線衫的大學男生停止他們對棒球得分的爭論，一起向教授問好；一位計程車司機暫時放下正在咀嚼的三明治，替教授點燃煙斗。

克里斯說：「愛因斯坦先生，我一直想要問你一個問題。上個禮拜，我看了一本舊雜誌，大家都在討論你的偉大發現。那本雜誌說，你在你的一本著作中寫道：『上面的太空不斷地在旋轉——』他作出旋轉的姿勢，『然後突然停止下來。我不禁想到——』他停了下來，顯得有點兒不好意思，因為他注意到那幾個大學生也在聽他說話。」

「想什麼？」愛因斯坦博士鼓勵他，同時咬了一口她妹妹禁止他吃的甜餅。

「我擔心，如果我到了太空，却發現那兒什麼也沒有，那我要到那兒去呢？」

愛因斯坦把頭往後一仰，哈哈大笑。「不要擔心，克里斯。」他安慰地說：「你永遠不會跑那麼遠的。」說完在口袋裏摸索一陣，「糟糕，我出來時一毛錢也沒帶。」

「沒有關係。」克里斯安慰他，「上次，你走了以後，我才注意到你多付給我一毛五分錢。」

「呀，我一向就不認為我是數學家，」愛因斯坦微笑著，「我給錢總是會弄錯。」

這位滿頭銀髮的老人走出餐廳，隨手將門帶上。這時，一位大學生笑着說：「他就像是笑話中經常提到的那位心不在焉的教授。你們大家可曾聽說過，有一次他在大學裏替英芬博士示範他

的一項理論的情形？你們都知道，愛因斯坦是從來不繫吊褲帶的，偏偏那天他又忘了繫上皮帶。因此那一次簡直忙得要命，先要抓住褲子，然後又試着要在黑板上畫線。」

大家都笑了起來，祇有克里斯例外。

「你們不應該取笑他，」他譴責地說，「我沒受過多少教育，但我聽許多人說，他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。」

在這同時，愛因斯坦仍像往常那般輕快地往回家的路上走。雪已停了，各戶人家皆已忙着剷除他們門前小徑的積雪。一些祇認識他模樣的人，簡單的向他道聲早安。其他人則停下工作，兩手扶着剷子，和他無所不談地聊天，從天氣一直談到來自歐洲的最新消息。愛因斯坦簡短地談了幾句，他希望盡快脫身，於是他友善地道別，並揮揮手中早已熄滅的煙斗。因為，他突然想到，時候已不早了，今天還有很多事要忙呢。

他邊走邊想，好心的鄰人太多了，明天我要從另一條路到城外去，那兒可沒有房子。如果老是停下來聊天，那還有時間去思想呢？

麻色街的最後幾小段空無一人，當他回到他那棟白色、木板屋頂的房子裏時，他早已在深深思考一項問題了。由於沉浸在自己的思潮中，以至於並未注意到有一個陌生人坐在他屋前的走廊上。

那位年輕的陌生人喊了一聲「愛因斯坦博士」，他說：「我爲了要見你，已經等了將近一個小時了。」

他講話的德國腔調甚至比教授的腔調還要重。愛因斯坦一向喜歡講自己的家鄉話，因此他用



德語回答。「你爲什麼不按門鈴？」

「我是按了，」這位訪客也改用德語回答，「但那位女士不讓我進去。我告訴她，我並不是來推銷東西的，」他看了一眼自己身邊的那隻黑色皮箱，「當我說，我祇是想要拍一些你的照片，並且做個簡短的訪問時，她立刻就將大門關上了。」

愛因斯坦儘量裝得很嚴肅的樣子，「杜卡斯小姐的作法很對。我經常告訴她，我不願再拍照片，而且也不再接受訪問。只要一開例，就要接受好幾百次的訪問，這麼一來，我就沒有時間做我的工作。爲什麼人們老是要閱讀有關我的報導呢？其實，我所要說的話，全都記載在我的書上了。」

「但——」那個年輕人絕望地說：「如果我不弄篇報導，或是一兩張你的照片回去交給編輯，我的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，目前在紐約有許多難民，都急於找工作維生呢。」

愛因斯坦嘆了一口氣，「唉，這些難民！我自己也是難民，但是我幸運得多。我來到這個國家時，並不需要找工作。我實在抱歉，無法幫你的忙。不過，你冷得正在發抖。如果你願意進來暖和一下，我倒是很歡迎。可是，我跟往常一樣，又把我的鑰匙給忘了。」

在他們等待屋內的人聽到電鈴聲前來開門之際，老人以炯炯有神，但和善的眼光打量着這位訪客，從那頂外國式樣軟帽下的金黃頭髮，一直往下看到他那雙寬大的鞋子。「你剛從德國來此不久吧？」他猜測地問道：「你是從德國那個地方來的？」

「我的家人——」年輕人有點躊躇地說，「他們全都死在集中營裏，我的家本來是在烏姆地方。」

「烏姆！」愛因斯坦抓住那位青年的手，用力搖動，「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啊。」

一位臉色相當嚴厲的婦人打開了大門。她還來不及開口，愛因斯坦已經愉快地介紹了這位不受歡迎的訪客。

「杜卡斯小姐，這位年輕人是從德國烏姆地方來的，這不是很難得嗎？我已經邀請他進來坐一會兒，因為他可能有我們德國友人的消息。」他們在這位女秘書不贊同的眼光下走進客廳。「而且，他一定要暖和一下，才能走回到火車站，今天實在很冷！」

「既然很冷，你為什麼不穿襪子就走出去？」杜卡斯小姐責問道：「你一出門，我立刻就發現我為你準備的這雙新的羊毛襪攔着沒穿。」

那位年輕人悲傷的眼光迅速掃過這間雅緻的起居室裏的鋼琴、書架，以及客廳後面的古董家具。

「這兒使我想起老家。」他喃喃說。

「我很幸運，把我的家具從柏林公寓全都搬來了。」愛因斯坦告訴他，「希特勒沒把我這些東西拿走，因為我有幾位好朋友，他們幫了我這個大忙。在這些長窗的外面，是一座漂亮的花園，這是我親愛的太太選中這棟屋子的原因。我們在這兒度過很愉快的一段時光。可惜，她已去世了，現在是我妹妹瑪加和好心的杜卡斯小姐照顧我。」

「沒有人能够好好照顧你，」杜卡斯小姐不滿地說，「趕快把那雙濕淋淋的皮鞋脫下，我去拿雙拖鞋給你。坐下來，看看你剛才在雪地中散步時送來的信件。我把你要到紐約演講的電報放在最上面，這封電報馬上就要回覆。」

她匆匆忙忙地走開了。

「坐下來，好孩子，坐下來！」愛因斯坦招呼着，自己則在其中一張椅子上坐下。杜卡斯小姐把襪子放到他膝上。他說：「謝謝你，海倫。好的，好的，我馬上就看信，但是，這位年輕人先得告訴我——」

「我早已告訴他，你沒有時間接受訪問。」杜卡斯小姐提醒說：「你爲『新聞報』撰寫的那篇文章的某些部分，馬上就要整理爲原子彈委員會所要的筆記，委員會的人今天下午就要從華盛頓趕來了。」

「不接受訪問，」愛因斯坦笑着向他保證，「祇給這年青人短短的十分鐘，讓他暖和一下身子，並回答我的問題，然後妳就可以把他趕回到雪地上去。」

等到祇剩下他們兩人時，這位年青人結結巴巴地說：「我不敢打擾您，但如果您肯稍微對我談談您自己，並讓我拍張相片，我相信一定可以使我獲得我所追求的這份工作。」

「不行，有關於我自己的蠟照片已經太多了。有一次，一個新聞記者要求拍張我拉小提琴的照片。我告訴他：『咱們換個方式好了，你願不願拍張我倒立的照片？』」

這位年輕的德國小伙子勉強笑笑。「我不會佔用您太多時間的，」他的嘴唇發抖，同時彎下身子提起皮箱，「我想，是不是可以看在我們都是難民的分上——」

這位大科學家自己在心裏想着：我們都是難民，如今我已經安全地躲在港內，而這個孩子却在美國徬徨無依，委實可憐！

「如果你動作快一點的話，」愛因斯坦語氣溫和的說，「在杜卡斯小姐回來之前，你可以替

我拍一、兩張照片。趁着你在打開皮箱取出照相機的時候，我可以對你發表一些簡短的訪問談話。所有這一切以前都談過了——我早年的奮鬥情形，如何在幾乎一夜之間變得舉世聞名；德國人如何把許多榮譽加在我頭上，然後又宣佈我是一名叛徒，並懸賞要我的頭。你不必浪費時間問我對烏姆有什麼記憶，因為我很小的時候，就跟隨父母親離開了那兒到慕尼黑去了。」

愛因斯坦漫不經心地撫摸着 he 抱在膝上的那頭小狗。「你可知道我對慕尼黑的什麼事情記得最清楚？在我應該上床睡覺的時候，偷偷溜下床，坐在樓梯口，聆聽我親愛的母親在樓下彈奏貝多芬的樂曲；以及在我大約五歲的時候，父親有一次把裝在他懷錶鍊上的一個小飾品拿給我，那是一個玩具羅盤。有時候我不禁想到，第一次激起我對科學產生興趣的，很可能就是那個小羅盤。」

玩具羅盤

那一年是西元一八八四年，在所有高尚德國家庭吃晚餐的時間，赫曼·愛因斯坦先生——慕尼黑一家猶太人工廠的老板——心急地輕輕扯着面前的白餐巾。通心麵早就煮爛可以吃了，臉頰紅紅的農村女（傭人）也把烤鷄端上桌。赫曼先生拿起切肉刀，皺皺眉頭，又把刀放了下來。

「鮑琳，」他對着坐在餐桌對面的太太說道，「艾伯特到那兒去了，究竟幹些什麼重要的事，竟然連晚飯都不回來吃？」